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萧盛◎著

# 钱大清

## 2 时局即生意

他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

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三代一品红顶商人”

李鸿章赞誉其“犹如清廷之国库”

老百姓称之为“钱王”

他是——王炽

非上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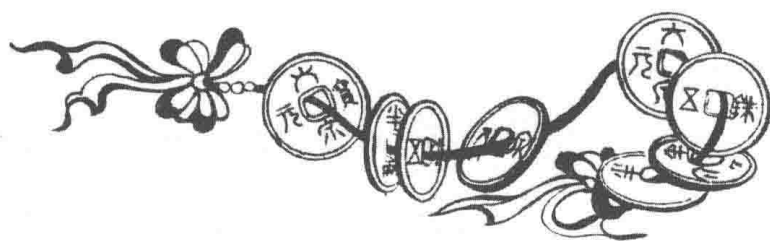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大清钱王



时局即生意

萧盛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大清钱王. 2, 时局即生意 / 萧盛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5

ISBN 978-7-5596-1049-2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8427号

## 大清钱王. 2, 时局即生意

作 者: 萧 盛  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: 李艳芬  
特约监制: 林 丽  
策划编辑: 刘 钊  
I P 运 营: 覃诗斯  
封面设计: 王 鑫  
版式设计: 徐 倩  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25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0印张

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049-2

定价: 46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

## 第一章

### 王兴斋智救渝城 马如龙入川平乱

001

王炽看着这一幕，吓得面无人色，他并不是怕战争，这样的场面他早就已经见识过了，他只是看清楚了洋人的真面目，以及他们的险恶用心。他们挑起了战争，却让中国人去自相残杀，而这场战争过后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洋人！

## 第二章

### 大渡河两军对垒 犍为县妙收粮草

023

王炽借鉴在广西州时的方法，就地征用工人，组织了一支一百余人的马帮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也是考虑到此地以山路为主，又在当地租借了大批的驴子，用来驮运。打算运出山去后，从岷江走水路，运抵重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第一批运往重庆的粮食，在犍为县乡勇的护送下出发了。两百多人，一百多头驴子，沿着山路，迤逦而行，蔚为壮观。

### 第三章

#### 出奇招龚得树拦财 起妒意刘劲升下套

048

“生意人分两种，一种是小贩，或走街串巷贩卖货物，或租个临街商铺，做些小买卖；另一种是大生意人，做的是大宗买卖，甚至可以撼动一个国家的经济。”王炽正色道，“刘大掌柜却与我说，行商之人，不去过问国事，分明是心存芥蒂，不肯与我坦诚相待，那么这笔买卖也就没法做了。”

### 第四章

#### 唇枪舌剑斗赵培 千军万马渡金川

072

当王炽看到了魏伯昌眼里的恐惧时，把钢牙一咬，在瞬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

人的一生中不能没有朋友，绝大部分功成名就的人背后，都有一帮朋友在帮衬着，没有他们，绝难成事。如果说他跟祥和号的交情是在替桂老西讨回那批货开始的，那么这真的是老天安排的缘分，他在重庆的时日不长，在这个地方唯一与他并肩作战、共担风险的，只有魏伯昌。值此生死荣辱攸关之际，他不能把他拉下水去。

### 第五章

#### 李晓茹妙语说官场 于怀清闲话道商机

096

王炽看着她轻盈地走出去，手里提着篮子，笑语嫣然，心头倏地一暖。虽然在昆明的时候，他跟李晓茹之间的明争暗斗还历历在目，在彼此的心里不免还留有些阴影，可是此刻的画面，与那时霸道好强的她丝毫联系不起来，反倒是像一位待字闺中的温柔的贴己之人，让王炽的心里油然恍惚了一下。

## 第六章

### 英雄救美血战义军 茶市谋局风云再起

118

是日下午，王择誉在知府衙门里升堂，判王炽挪用军饷，贿赂官员，七日后发配勒阿，徒三年。并将俞献建也抓了起来，与孔孝纲、席茂之一道收押候审。

王炽对此判决，倒是并无异议，他既然承认了所有罪名，便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哪怕是于怀清所预料的情况不会发生，他也认了。

王炽苦笑一声，一个没钱没势且没有背景的乡下小子，却妄想着要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，也许注定了便是南柯一梦。

## 第七章

### 将军出招剑指贪官 商人斗法乱生重庆

144

王炽的笑容在脸上渐渐隐去，从昆明出来，到四川搬救兵起，几番沉浮，不可谓不凶险，然面对的终究是中国的商人。这一次直接与强悍的洋人正面交锋，不管是资金，还是实力都远远不如对方，而且洋人已经抢占了茶叶原产地，又吞噬了部分商家，占尽先机，想要在劣势中取胜，无异于绝地反击，是极其困难的。

## 第八章

### 忍辱负重决战大沽口 暗度陈仓北上买卖城

165

刘劲升收敛了笑意，沉默许久，说道：“此为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计，好固然是好，一旦败露却也是危险得紧。”

王炽点头道：“刘大掌柜所言不差，为免好事败露，在下想佯装败走重庆，吸引洋人的注意，再由东北方向而上，经北京去买卖城。”

## 第九章

### 客栈偶遇那拉氏 军营再图抗侮计

183

王炽在洋人和重庆商界卖弄个人情，离开重庆，实际上是为杀回重庆做打算，而天津就是为此埋下的伏笔。他看着李晓茹，回头又看了眼坐在马车上的那拉青桐，心头突地掠上一抹内疚，为了杀回重庆，为了做出一番业绩，他把里里外外的人都当作了可利用的棋子，如此做法是无情的、残酷的，可又能如何呢？

## 第十章

### 天津卫借鸡生蛋 大沽口联军逞凶

206

听着石赞清的叹息，王炽的心突然乱了。他在僧格林沁那里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满以为天津知府为保城池不失，会竭尽全力拿出银子来，补了那空缺的军饷。即便是知府衙门处不够，从乡绅身上凑一些出来，也能凑足区区七日的军饷。只要这七日的军饷到手，王炽就能借鸡生蛋，再解决城内百姓的粮荒问题。可是他千算万算，却是没有算到天津会有一个大清历史上罕见的穷知府……

## 第十一章

### 战事告急商界起风波 洋军破城那拉氏遇难

225

街道上人来人往，王炽低着头，徐徐地走在人群之中，那神色犹如丢了魂一般，茫然无措。湿湿的石板街和淡淡的雾气，衬得他的背影异常的落寞。

此时此刻，他莫名地感到一种悲伤和凄凉，仿佛是众叛亲离让人抛弃了，内心之中散发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。祥和号自不必说了，在重庆的时候好歹合作过几次，山西会馆也不过是在重庆的生意场上有过些冲突，并无深仇大恨，可这些人何以追着不放，千里追杀，要逼得他走投无路？

## 第十二章

### 清帮大闹联军监狱 清廷签署《天津条约》

245

王炽的怒火亦被挑了起来，把目光转向万安清。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求和谈判是耻辱的，谈判之后将大把的银子赔偿给洋人，是丧权辱国的。可是，在没有能力正面抵抗洋人的情况下，谈判则是解决眼下天津危机最好的途径，谈判不成，天津的百姓将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在这个时候，狠狠地打击一下洋人，促成这次谈判，也许是最为理智的选择了。

## 第十三章

### 水月楼坐镇对危机 清风阁并肩吐心事

267

王炽静静地听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在座之人哪个都听得出来，米不三这是在威胁，如果王炽执意要与他对着干，那么李晓茹的性命就不保了。

王炽的心头禁不住涌起一股怒火，看着米不三那假装仁慈的脸，他忽然觉得走到哪里都让人欺负，想要反抗却又处处受制。他不甘心，他需要一次有力地反击，让世人看清楚他王炽不是软柿子，绝非哪个想捏便能捏的！

## 第十四章

### 抢漕运争游上京城 斗洋人西堂生祸端

291

王炽并不是被她的这一声喊吸引出来的，他是早就想找个机会，与她谈谈，感谢她在明里暗里的帮助。走到她旁边的时候，只见在晦涩的月光下，她的脸依然白得若凝脂一般，那与生俱来的若莲花般纯洁的模样，此时似乎越发的明显了，光是看这张脸，根本无法想象她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。也许她真的是个坠落凡间的精灵，纯洁得令人疼惜，亦邪恶得叫人生畏。



## 王兴斋智救渝城 马如龙入川平乱

重庆的这一次危机，对官府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，对商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，而对洋人来说，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
不管是俄国的叶夫根尼还是英国的艾布特，在他们的国家成功登陆上海以及中国的沿海城市，并在那里开设租界、掌握港口的特种运输权之后，他们的野心便开始膨胀了起来，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，而云南和四川因此便成了洋人眼里的两块肥肉。

原因很简单，云南接壤缅甸、泰国、印度，再过去便是不丹、尼泊尔，它是由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，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云南就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中心；四川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，在中国更是无须多论，在我们的五千年历史里，四川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它是天府之国，物资之丰饶，是任何一个省份无法与之比拟的。别的不说，单以一座在公元前 256 年所建的都江堰，就足以养育成千上万的人，所谓天下山水在四川，实在不虚。

从战略的角度讲，控制了云南和四川，毫无疑问，等于是掐住了中国的咽喉。
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叶夫根尼便有了欲扼住重要经济命脉的想法，他利用山西会馆，与祥和号挑起内讧，进而一步一步将重庆引入不可收拾的大乱之中。如今他们预期的目标达到了，各种势力交织在了一起，斗得不可开交。

到了这种关键时刻，往往也是让人最为担心的时候。洋人开辟的战场毕竟

是在中国，利用中国人相互交恶以获取商机，万一他们觉醒了，不斗了呢？

叶夫根尼觉得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状况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，而且还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所以他请了英国人艾布特来帮忙，并且在重庆即将开战之时，让艾布特亲自率领洋枪队，以应付不可预知的突发局面。

艾布特率着洋枪队走上重庆街头的时候，团练使正领着乡勇满城搜捕混入城内的捻军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他那招牌式的优雅的笑容，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，利用好了这个机会，他便将受全城瞩目。

艾布特走上去跟团练使说，作为生活在重庆的一分子，为了保这个地方的安宁，他要和乡勇一起参与搜捕捻军的行动。

团练使没有拒绝，作为一个非正式官员，他没有胆量去拒绝这些令朝廷也畏惧三分的洋人，更何况他们的货刚刚让人劫走，参与搜捕捻军是合情合理的。

于是一场满城搜查捻军的行动开始了，也许此时此刻，团练使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跟洋人一起搜捕捻军，等于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：在危急时刻，重庆官府跟洋人是走在同一条阵线上的。

而这恰恰是艾布特想要看到的效果。

搜捕行动很顺利，因为老百姓不敢私藏这些反贼，他们只能躲在一些偏僻的地方，所以很容易就能搜得出来。就在艾布特和乡勇赶着这些捻军往城门方向奔跑的时候，在城门对峙的两方势力，在态度上有了较大的转变，诚如叶夫根尼所预料的那样，他们觉醒了！

当一个人觉醒的时候，你想要再去糊弄他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当艾布特看到城头上士兵的武器都拿在手里，并没有举起来的时候，他便已经意识到，现在他的难题来了。他是接到了捻军攻城的消息后，才带着洋枪队出来的，如今城内的捻军都被搜出来了，如此长的时间过去后，城门还没有动静，这意味着什么，已无须再去细想，他明白如果不能及时地去解决，后果是难以想象的。

奔跑中的艾布特突然停了下来，他毫不犹豫地拔出了手枪，朝前面开了一枪。

艾布特所使用的是德林杰手枪，乃 1825 年美国人发明，美国总统林肯便是死在德林杰手枪的枪口之下。在清朝的时候，中国还没有这种枪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，那简直就是一种神器，可瞬间杀人于百步之外，所以当艾布特的这一声枪响后，前面的一个捻军应声而倒时，所有人都在一刹那愣住了，仿佛瞬间置身于一个奇异的世界，看到了惊异的一幕，忘记了害怕，亦忘记了奔跑。

随着这一声黎明前的枪响，重庆的天空一下子变得诡异莫测，没有人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同时，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亦随之而来，是跟着洋人展开血战，还是抛弃前嫌共同来维护这一方土地？

艾布特的心里同样也十分紧张，他开了这一枪后，抛弃了他优雅的神态，蓦地大喝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呢，捻军就要里应外合攻城了，快杀了他们啊！”

团练使蒙了，他只接到了搜捕捻军的命令，如今城外的情况不明，他没有权力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于是他朝不远处城头上的唐炯和王泽誉望了一眼。

艾布特却没有给他们交流意见的机会，命令洋枪队将捻军围了起来，亢声道：“谁敢乱动就杀了谁！”

城内的捻军只有两百多人，在一百多支枪口下，他们自然不敢乱动，这东西能杀人于无形，比风还快，哪个敢冒这风险？

艾布特朝捻军扫了一眼，见无异状后，便转首朝那团练使道：“你不杀他们也可以，现在我把人交给你，由你接手看管，万一让他们跑了，责任由你来担。”

那团练使自然不敢放走这些人，在没有接到上头命令之前，他只能接受洋人的这个指令。艾布特吩咐完后，则率领洋枪队，迅速地往城头跑去。

上了城头后，他看到了跟之前想象中完全一致的场景，从两方势力所传达出的信息来判断，他们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。艾布特动了动眉头，瞬间又做了一个决定，要把这刚刚萌芽出来的和平彻底打破，这是为了生存，也是为了利益。

唐炯对洋人恨之入骨，他来重庆本就是为打击洋人，只是他虽然勇猛，在谋略上却略输了对手一筹，这才一步步陷入到了风暴的中心。为此他如今对这些洋鬼子更是看不顺眼，见他们堂而皇之地冲上城头，野蛮地干涉他的事情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一个箭步冲将上去，朝艾布特喝道：“哪个允许你们上来的？”

艾布特似乎早就料到了他的这种态度，并不在意，淡淡地道：“我来护城。”

唐炯闻言，气极而笑：“这城是谁的城？还轮不到你来保护！”

“不，你错了。”艾布特摇摇头道，“我们的货在朝天门码头被人抢劫了，损失了数万两银子，换作你，你会无动于衷吗？好，我们撇开这些私利不讲，以重庆的安定团结来说，我们这批货是用来救市的，物资再不补充进来，其后果你是知道的，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丢了，作为朝廷命官，你难道不应该负点责任吗？只要我把这事捅到你们的皇帝面前，你马上就会被撤职，你会失去在我面前大声说话的资格。但是我没这么做，因为重庆乱象环生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来治理。现在我带着我们的人来帮你剿灭反贼，从小处说是为追回我们的货，从大处来说，是帮你们平定重庆，让老百姓重获安生，这个道理即便是到你们的皇帝面前去说，也是说得通的吧？”

艾布特在言语中特意两次提到了“你们的皇帝”，彻底把唐炯给难住了。他是武官，可多少也懂些经济，艾布特所言从生意的角度来看，并无不妥，因为让银子流通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是如果将这种事情放之全国，那就十分可怕了。金银储备是考量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准，国家的强大、富有与否，很大程度上由金银的储备量来决定，其道理很简单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其币种都会上下浮动，甚至会贬值，以清朝前期为例，一两银子可换一吊钱，也就是一千文，而到了咸丰朝，银价猛涨，一两白银能换一千三百文制钱！

当钱不再值钱的时候，一个国家必然会崩溃，会打乱社会秩序以及百姓的生活，这便是所谓的通货膨胀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拥有足够的金银储备量，就不必害怕通货膨胀，国家完全有能力和底气去调控市场。

而如果中国的金银绝大多数都让洋人卷走了，那么这个广袤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，只会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衰弱，最终走向灭亡。

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懂，朝廷的那些高官自然也是明白的。可是当一个国家混乱，当它的法律已无法去控制强权的时候，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回到最原始的时代，那就是弱肉强食，在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，苟延残喘也许就是当前朝廷在强敌面前的态度。

艾布特两次提到“你们的皇帝”，就是在威胁唐炯，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争

论起来，你们的皇帝是会偏向我们的，这里没有道理可讲，在乱世强权才是硬道理。

唐炯紧握着拳头，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狼一般，恶狠狠地瞪着艾布特，极度的愤怒让他的脑子嗡嗡作响，在隐约之中他似乎觉得这一次自己真的做错了，不该来重庆，更不该去触犯洋人，仿如一个烂透了的毒疮，在没有寻得良药的时候去动它，只会引起疼痛和溃烂。然而另一种声音却同时又在提醒他，如果在这块土地上，所有人都对洋人充满了敬畏，都不敢去触犯他们，由着他们胡作非为，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？

唐炯霍地抽出刀来，一步步朝艾布特逼了过去。他豁出去了，如果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怕洋人的话，那么从这一刻起，他要改写这段屈辱的历史，要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告诉世人，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，理直气壮地去驱赶这些外来的侵略者！

王择誉看到唐炯提着刀，一步一步逼向洋人的时候，着实吓坏了，浑身打了个哆嗦，他是怕死，可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唐炯就这样去送死，忙不迭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拉住了唐炯的手，“唐大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”

唐炯回过头去，红着脸沉声道：“还记得汉朝名将陈汤的话吗？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，以示万里，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现在他们就在眼前，巧取豪夺着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财产和土地，莫非你还不敢动手吗？”

王择誉苍白的脸变了一变，他看着唐炯，似乎看到了他身上涌动的热血。可越是如此，他越不能看着他牺牲，“还记得骆大人临行时留下的话吗？不管遇上什么事，都不可冲动，你要知道，万一你有所不测，重庆怎么办？”

唐炯一怔，停下了脚步。

艾布特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笑，似乎料定了唐炯奈何不得他，就在唐炯止步的时候，他出手了。

“砰、砰、砰”一阵枪响，在城头冒出阵阵硝烟的同时，城下数十人应声倒地。

捻军之中顿时慌乱了起来，人叫马嘶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百里遥脸上凶光一现，似乎想率军攻城，刘劲升却阻止了他，“不能鲁莽，撤到他们的射程之外去。”

“大掌柜……”百里遥望了眼城头上的洋人，似乎心有不甘，刘劲升却不容他置疑，断然喝了声：“撤！”

百里遥重重地叹息一声，下令撤军。可还没等他们撤远，城上的枪声却密集起来，后军之中不断有人倒下。

唐炯一把甩开了王择誉的手，大喝一声，一如被彻底激怒的凶兽，不顾一切地咻咻然往艾布特扑将过去。艾布特冷笑一声，举起手里的枪，对准了唐炯：“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便要替你们的皇帝清理门户了！”

这是多么堂皇的理由，却又是那样的荒诞而可笑！唐炯大怒道：“你要是敢向我开枪，今日你也休想活着走下城去！”

话犹未了，城内陡起一阵杀伐之声，唐炯霍地转头望去，只见那两百多名捻军奋力朝这边杀将过来。他们知道城外就是他们的部队，他们也看到了官府跟洋人合作，在逮捕着他们，如今城外的兄弟在洋人的枪口下惨遭屠杀，这种时候已没什么可顾忌的了，必须及早出手，里应外合夺取城头！

正如王择誉所猜测的那样，在混入城来的那批捻军之中，领头的正是白旗总旗主龚得树。他带头杀到城门口时，蓦然发出一声暴喝：“城外众兄弟听令，攻城！”

龚得树习武出身，气力惊人，这一声喝音量极大，城外的捻军听得分明，纷纷掉头，潮涌一般呼喊杀了过去。

惊天动地的攻城之战终于还是在这个黎明打响了，战争的阴云一下子在重庆的上空弥漫开来。

王炽看着这一幕，吓得面无人色，他并不是怕战争，这样的场面他早就已经见识过了，他只是看清楚了洋人的真面目，以及他们的险恶用心。他们挑起了战争，却让中国人去自相残杀，而这场战争过后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洋人！

“打不得，不能让他们打起来！”席茂之的紫糖脸带着抹惊恐之色，“这一打就没法收拾了。”

俞献建沉着马脸道：“大哥说得没错，这是洋人的阴谋，必须想办法制止

他们。”

曾么巴看了眼俞献建，奇怪地道：“我们这里只有几百人，他们却有几万人，上去就能把你踩死，哪个龟儿会听你说理？格老子的，我们也冲上去，杀上城头，把那几个洋鬼子送去见阎王得了！”

孔孝纲也奇怪地看了曾么巴一眼：“洋鬼子的枪不认人的，你冲上去试试？”

曾么巴粗糙的脸一红，正要争论，突听背后传来一阵蹄声，回头一看，十来匹快马正往这边奔来，“格老子的，这又是哪方面的人？”

王炽定睛一看，道：“是杜元珪，唐炯手下的总兵。”

杜元珪是奉了唐炯之命出去侦察敌情的，下了马后，朝城门那头望了一眼，脸色一变，朝王炽问道：“双方兵力均在万人以上，你可有办法去中止战争？”

王炽没有回答，抬头望着城门的方向，久久未曾说话。

此时战争已渐近白热化，不管唐炯愿不愿意打，他已然被拖入了战争的漩涡，无法自拔。

艾布特顺利地挑起了战争后，带着洋枪队下了城楼，唐炯唯恐他再生出事来，叫王择誉随时留意着。

作为一名战将，唐炯完全具备了应有的条件，在如火如荼的战争中，他敏锐地嗅出了眼下可能出现的危机。艾布特下了城头后，马上就做了件令人震惊不已之事。

王择誉听了唐炯的吩咐，回头看向城内时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惊骇得一如见了鬼似的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

艾布特让洋枪队分作三队，一字排开，面朝着冲杀过来的捻军，轮番开枪射击，那两三百名捻军顿时就成了靶子，尽数倒在枪口下，只余龚得树一人孤零零地站着。

龚得树看上去并不显得健壮，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，但长得很坚实，全身的皮肤都黑溜溜的，看上去给人一种力量感。看着身边的人都倒下去后，兀自未露惧色，相反他的脸上带着浓浓的愤怒。他恨洋人，也恨官府，此时此刻他越发觉得揭竿起义是没有错的，即便是为此而牺牲了，亦无遗憾。

龚得树看了艾布特会儿，霍地大喝道：“有种你杀了老子！”

艾布特笑笑，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胡子，然后轻轻地挥了下手，让人上去将龚得树抓了起来，带上了城头去。

王择誉看着艾布特一步一步走上来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觉得像是掉进了洋人精心设置的另外一个圈套里，让所有人都觉得，官府跟洋人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，端的是有苦难言，有理也说不清。

艾布特走上城头后，命人将龚得树押上来，喊道：“你们的旗主现在就在我的手上，要想保住他的性命，就住手吧！”

捻军见状，果然不敢造次，停止了攻城。艾布特往城下扫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这帮反贼，劫货攻城，大逆不道，要是抓起来，那都是死罪。但我现在不想为难你们，只要交出在朝天门码头劫去的那批货，便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唐炯朝艾布特看将过去，神情带着不满和怒意，好像现在的重庆是洋人在做主一般，由着他们说了算。他知道这样不好，会让人产生误会。可是偏偏又不能出头去反驳，因为艾布特的理由堂而皇之，是为了重庆以及重庆百姓的生死大计，如果你去反驳了，那么就意味着要跟捻军再次开战，意味着不顾百姓的生死。

此时此刻，唐炯的心情与王择誉是一样的，他也觉得像是进了洋人的另一个圈套，偏偏进去后又没有办法再走出来。

不远处的王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始终没有说话，在其旁边站着的杜元珪显然有些急了，道：“你现在已无须想办法去阻止战争了，我们做不到的洋人已经做到了。”

王炽回过头来，眼里带着光，道：“有办法了！”话落间，叫了曾么巴过来，如此这般跟他交代了一番。曾么巴闻罢，愕然道：“爷爷跟城里城外的人都不相熟，为何要让爷爷去？”

王炽道：“就是因为你不熟，跟哪一方都没有利益牵扯，说话才最有效。”

“罢了罢了，格老子的，爷爷就听一回你的差遣！”曾么巴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，大步往前走去。

曾么巴走到捻军阵前的时候，龚得树正在嚷嚷着不要管他死活，只管攻城。曾么巴瞟了他一眼，觉得他那副慷慨赴死的劲头，颇有些英雄气，便产生了几